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南通志卷八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莫瞻象

檢討<sub>臣</sub>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高 中

謄錄監生<sub>臣</sub>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河南通志卷八十

辨疑

紀志之任蓋難言哉或一地而迭見其名或一人而互易其地或此事而雜入彼事之中或一人而牽合兩人之事秦漢以還譌謬紛如魯魚亥豕罔識異同承贗襲訛徒滋淆亂覽者將安所取衷哉太史公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蓋言慎也君子生千百年後書

缺有間見聞濶絕恒存而不論以示闕疑若其散在史傳而後人妄生附會致失其真則烏可以無辨哉至中州自依古以來奇文軼事往往散見于他說可以發耳目之新而資考覽之助者亦不可以無志也志辨疑附拾遺

許由

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揚雄亦云誇大者為之按賜叔愛日抄

云從來人以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曾深政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中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耳左傳云夫許太岳之胤杜

注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高士傳堯召許由為九州長豈即岳之任歟按伯夷傳太史公云箕山有許由塚是不疑為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光而統欲蔑之耶楊誠齋有詩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子雲之見議於人宜矣

### 啟母化石

嵩山之陽舊有啟母

廟久廢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中裂號啟母石郡志載淮南子云啟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繹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鉤聞鼓聲乃來禹跳石悞中鼓塗山來見禹乃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啟蓋此石是何其誕也近世有引書及孟子語為之辨者謂禹治水於外其勤久矣不假塗山之鉤而後食而塗山安得隨其所之而鉤之禹若化為異物何不避一世之人而獨避其所配耶一世之人何不見而塗山獨見之而慙耶塗山慙禹之化熊而不自慙於化石耶

蓋好事者承訛踵妄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予聞登封又有所謂啟母墓者漢書注啟母墓在陽城即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石為啟母此墓河為者耶

**亳城**

舊志亳城在歸德府東南四十

里為契父帝嘗所居蓋相傳者之誤立政曰商有三亳解者曰一在洛州偃師縣西十里帝嘗都此是曰西亳一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湯都此是曰南亳其地與葛伯為隣今寧陵之葛鄉即其國也一在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湯受命之處是曰北亳今據鄭康成孔安國及括地志俱稱湯自商丘而遷蓋自南亳而徙西亳書所謂從先王居是已至於盤庚渡河南遷則又帝嘗之故都也故曰商之三都亳**空桑**呂氏春秋有佚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獻之俱富以偃師為是其居令婦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東走毋明日視曰出

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  
空桑得之伊水故命之曰伊尹竊謂邑人既盡沒  
於巨浸尹母又已化為枯株採桑之女偶得遺嬰  
於無人之境其事誰復得而傳之怪誕不經所宜  
刊削

### 伊尹負鼎

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靈之才也猶書曰阿衡云爾而說者遂謂伊

尹為庖人非也

### 微子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

又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  
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  
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  
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且抱  
器入周亦必無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  
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  
都也雖去不  
焉國斯仁矣

### 首陽山

首陽山按一統志在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商伯夷叔齊

隱此又按戴延之西征記洛陽東北有首陽山莊  
子又稱夷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  
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遭亂世不為苟存與其仕  
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  
首陽之山遂餓餓而死其詩曰登彼西山西山即  
岐陽之西首陽山也曹大家注幽通賦又云在隴  
西及考山西通志首陽山在蒲州南四十五里一  
名雷首又名方山夷齊隱居之地墓祠俱存又和  
順縣南四十里亦有山名首陽史記伯夷傳馮融  
注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唐風采  
芣采芣首陽之巔孔安國曰首陽在蒲坂南也禹  
貢雷首注曰在河東郡予按首陽傳記所見凡六  
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今觀唐風禹甫侯呂侯詩  
貢山西志俱與史合仍以蒲坂為是甫侯呂侯大  
雅曰維甫侯降神生甫及申鄭氏曰甫甫侯也即穆  
王時作呂刑者孔安國亦曰呂侯即甫侯故詩及



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三山林氏曰呂與甫  
猶曰荆與楚商與殷也或又曰甫侯是宣王時人  
作呂刑者之子孫也以余觀之宣王穆王相去甚  
遠甫侯呂侯當自為二姓而四家之說頗涉牽合  
亦不敢據鄭詩先儒以夫子鄭聲淫之說於鄭衛  
而信也鄭詩之風多指為淫奔左傳列國大夫  
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詞焉肯引以自況若  
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於多若是如風  
雨鷄鳴丘中有麻之類序以為思賢木爪以為報  
功采葛以為懼讒青青子衿以為刺學校廢如此  
之類姑從其舊匡城睢州有匡城古屬宋世謂孔  
未為不可也匡城子畏於匡即此按括地志匡  
城本漢長垣縣在滑州城西南十里而匡城北十  
五里有蒲鄉當時孔子居衛懼譖而出將適陳過  
匡匡人以為陽虎也而止之已而去過蒲居月餘  
而返衛蓋匡之有蒲史記家語俱有記載而睢則

不聞有所謂蒲者矣

**子貢**

子貢衛人受學孔子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故太史公立貨殖

傳遂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倚賴耳聖門四科

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

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

利人皆信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而知其妄嘗考左

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

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信如

太史公之言則**杞梁妻**長城秦王所築以備北邊

子貢一蘇秦耳**杞梁妻**者前此趙武靈王既好戎

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戰國

武靈王所築也子史諸錄並無婦哭城崩之事列

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

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

投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歌按崔豹古今註

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常哭杞

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  
名曰杞梁妻焉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時人距趙及  
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註所謂城  
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數千里風  
馬牛不相及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  
四海枯築長城兮遍北途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  
貞婦啼鳴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  
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饑魄相  
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二

### 段干

段干李姓邑也初封段後邑干因邑

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  
通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  
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  
于干干邶地也傳又有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  
秦霸是  
其証也

### 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庵者昔有王僑健為武

陽人為栢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  
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  
碧桃蓋世以王僑  
留侯舊志陳留為良封邑云余攷

為王子喬誤矣  
遷國所紀皆曰良先韓人及其父平蓋五世相韓  
也秦滅韓良為韓報讎至下邳聞景駒自稱楚假

王在留良欲往謁道遇沛公語相得遂從之後帝  
有天下命良自擇封地良曰始臣會上于留願封

留足矣按拈地志留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韋  
昭云留屬彭城地理志下邳屬東海是帝之起豐

沛其地與彭城下邳甚邇今二地去陳留不啻數  
千里謂為封邑可乎舊有廟蓋本于後人所慕而

為之或亦當時經過之地若  
遂以為良之封地其謬甚矣  
河渠溝洫二書異同

史記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溉鄴以富魏之河內  
而班固作溝洫志載史起言漳水在旁豹不知用

二說矛盾疑當時西門渠潭已廢史起紹  
修故民歌之不知固之所載從何得也

### 濟瀆廟

石刻

濟源縣濟瀆廟有石刻記云大漢通容元年  
甲辰大旱有懷州河內縣人李繼安為商泛

湖至君山廟禱祀忽見一朱衣人持書一封付繼  
安令寄至濟源縣西北三里許有龍池前有石一  
塊擊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勿驚畏此書乃玉  
帝勅濟瀆之神行雨者繼安如其言以書叩其石  
其事果驗末云大宋開寶六年四月二十日再書  
此記不著撰者姓氏間嘗摘攷兩漢蜀漢五代漢  
並無以還客紀元者乃知後人妄為此記以欺愚  
瞽而又誤鑿繼安像于儀門像前寘大石一塊方  
三四尺以為即昔所擊之石大可笑也且其事竊  
倣柳毅傳書洞庭君之事但改擊橘樹為擊石耳  
抑真知柳毅傳書之事亦好奇者為之而非理之  
所有者乎

蔡邕有後

漢書謂  
蔡邕女

東漢汝北地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  
以金璧聘之而重嫁於董祀余按晉書后妃傳景  
帝皇后父直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  
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慕邕外孫景獻皇后同  
宗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  
曰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女亦未為董祀妻也

### 嚴光本新野人

嘗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硯畧云光

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後避亂會稽又考任延  
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  
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都尉董子儀嚴子陵  
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  
史失考也  
**銅雀硯**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  
瓦硯考也  
夫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及趙燕魏齊代  
無代毀室屋且易況易境之瓦礫乎鄴中記曰北

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之光明不辭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濶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濶倍今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埽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埽筒者花紋年號如埽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為硯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硯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蓋魏去今千有餘年若此物者毀碎為飛塵矣齊埽至今未及千年村夫剖土求之聚聚數百踰年不得鄴民乃偽造以給遠方王荊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正名動世人夫甄陶之物土以為質水以和之必得火而後成火力方勝則土燥而水絕雖有黃丹鉛錫烏能作

潤哉惟古瓦與埽沒地中數百年感霜露風雨之潤既久火力已絕復受水氣所以含蓄潤性而滋水發也

**干寶**

晉干寶之姓在寒字韻即比干段干之干系出榮陽潁川宋有干舉蓋其

者也先也書者誤增起於下遂讀作虞字韻淳于鮮于之于今晉書干寶書干作于又選晉武革命論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周禮注亦云于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張誤所以數其無辯也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

**七賢祠**

在獲嘉縣

北十里三橋村世傳晉嵇康阮籍山濤阮咸向秀劉伶王戎七人為竹林之遊當時號為竹林七賢故邑人立祠祀之今按晉書濤與戎底傳皆云與籍為竹林遊而不言竹林所在惟康傳戎自言與



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又云至汲郡  
山中見孫登遂從之游而籍傳亦云籍嘗於蘇門  
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  
應則籍與康輩竹林之遊正在居山陽與孫登相  
遇時也今考一統志輝縣西南七十里山陽鎮有  
七賢堂註謂卽籍等隱處而此云然者蓋嘗遊于  
此而遂韓愈本修武人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愈之故里也

居人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愈自前世居此按  
李翱為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  
又皇甫湜為愈作墓誌銘不言鄉里李白作愈父  
仲卿去思碑曰南陽人嗣後劉昫舊唐書列傳亦  
曰昌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宋新唐書乃增曰鄧  
州南陽人蓋本諸去思碑而誤加鄧州二字也昌  
黎古韓氏通稱如李白必曰隴西崔必曰博陵孫  
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莊有愈墓存焉則愈之

為修武人明矣

**岳武穆當稱忠武**

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論也嘗見宋

贈鄂王岳飛諡忠武死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簡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意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觀此益知當稱忠武為是也

**續**

共四十條

**郡縣府州**

九州之名肇自顓頊舜分為十二州禹復為九州歷商周不改秦分天下為三

十六郡漢武帝復置十三州增司隸及益交涼為十三州部刺史郡為太守是時以州統郡刺史或稱州牧而太守受治焉東漢因之至三國時魏有州十二吳有州五蜀有州二其荆揚二州則吳魏各置而別所治魏之揚州治壽春荆治襄陽吳之揚州治建業荆治江陵統天下凡十七州名而治所十九晉一宇內析雲南遼東之地為寧平二州共十九州晉宋以後南北割據分析漸多至隋開皇初凡有州二百十有一郡五百八於是廢天下諸郡以州統縣則刺史與太守無異自隋迄唐州郡互更嗣後則郡大而州小以郡統州比漢晉時又一變矣郡之名起於秦漢興稍復開置至哀平新置郡國合舊郡凡百有三光武併省後復增置至靈獻凡百有五魏周齊益分析至隋初有五百餘郡其改郡而以州理人者亦勢也府之名起於唐京郡乃稱府京兆河南太原三府皆置尹宋則

潛藩之地皆陞為府凡京府四府三十一府冠郡  
至金元則不名郡而概稱府矣元有路府州縣四  
等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其府州又有不隸路而  
直隸省者明改路為府而屬府之州幾與縣令無  
別其直隸州則視府差降焉蓋州在三代惟九而  
今則為府之屬郡在秦止三十六而今則為府之  
舊名州郡大小之遞降如此縣之名始於周官縣  
正四百里為縣春秋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是  
時縣大而郡小縣有四郡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  
大夫受郡至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甘茂謂秦武王  
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列侯所食縣曰  
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縣大率方百里以萬戶  
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凡郡國所統至一千五百  
七十八縣元土宇過兩漢而縣裁一千一百二十  
七蓋漢縣比河南秦為八郡秦置三十六郡河南  
近時為小矣

河南秦為八郡

秦置三十六郡河南  
當其八舊志以三川

皇輿

潁川南陽碭郡鄆南郡上黨河東為八郡

表增入東郡九江而無河東上黨衛輝府屬東郡而舊志以為河東案史記河渠書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圖之竹以為捷甄子歌云薪不屬兮衛人罪晉地里志亦云武帝廢東郡立潁丘郡統潁丘繁陽湯陰安衛四縣魏地形志云衛國二漢屬東郡晉屬潁丘郡潁丘在今衛輝府北則衛輝之為東郡無疑光州屬九江郡案光州固始春秋時屬楚為期思邑漢滅九江王布封賁赫為期思侯始置寢期思二縣光武改寢為固始封李通為侯則光州之屬九江郡無疑舊志不載此二郡混入河東上黨河東係山西蒲州上黨係潞安府與豫省遼遠今從

皇輿

表為正

漢為十一郡

東郡潁川南陽仍秦舊增置弘農河

內河南陳留汝南沛郡魏郡南郡凡十一又置淮陽梁國而無三川碭郡鄆南郡九江蓋九江即漢

汝南今汝寧府碭郡即梁國潁郡今歸德府郛縣  
即魏郡今彰德府三川即河南河內今河南懷慶

府又併南郡于南陽今南陽府是也  
河東上黨兩漢志所載別無河南境

**成湯陵**

舊志在偃

師縣東北有司春秋致祭三歲一遣使祭享今按  
明一統志成湯陵在山西蒲州榮河縣北四十里

元於未歲海于河今載在祀典又案

本朝

禮部祀典山西省內有成湯陵歲遣官一員致祭

兩朝典制甚明舊志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

**太公望墓**

舊志在衛輝府城西北太公

望上因避封居東海之濱後徙渭濱封國于齊遷  
墓于此汲縣志云晉靈無忌立碑尚存今按檀弓

記云太公封于營丘此及五世皆反墓于周鄭註  
云齊太公受封留為太師反墓于周孔穎達正義

云反墓于周京師文武之墓據此則當在陝西  
安府註疏之入當有考據迨考則一統志成縣止

有廟而無墓陝西志及一統志俱云太公望墓在咸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望雖受封于齊留為太師此與註疏之文相合當從之

盤庚遷殷在河南紂都朝歌在河

北史記殷本紀曰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即今河南府偃師縣所謂西亳帝嚳與湯之舊都也正義云亳殷在河南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東哲摺是以為殷在河北殆妄為說耳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亳殷紂滅在朝歌則是盤庚以後復有自殷遷于河北都洹水之南者後又遷于朝歌也按正義之說甚明武成云既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戊午王次于河朔孔傳以為武王以戊午日從南渡河止于河之北明日又大巡六師癸亥即陳商郊商郊去河四百里又五日而至日行八十里今按孟津是懷慶府

孟縣朝歌商郊是衛輝府淇縣四百餘里之數正合紂都之為河北無疑但束皙不曉盤庚之後復有兩遷而誤以朝歌與洹水及盤庚之殷為一處遂以為殷在河北則與史記之本文相背矣殷本紀云帝武乙立復去亳徙河南北此則盤庚後復自殷遷北之証也亳殷自在河南今河南偃師縣洹水及朝歌自在河北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混而一之河之南北境不幾于無辨

陽樊溫原攢茅初與鄭後復與晉

左氏隱公十一年王

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緝樊隰鄆攢茅向盟州陘隋懷杜註攢茅隋屬汲郡餘皆屬河內本畿內邑左氏以為周室微王弗能有故以與鄭也溫原攢茅既與鄭矣後日襄王曷為復以與晉此時鄭亦不能有也以晉文之兵力國之不遠何況于鄭觀桓七年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鄭伐盟向王



遷其民于邲則知鄭終不能有也自王與鄭叛鄭  
歸王王卒復以與晉則其強悍不服王力終無如  
何故卒復以與晉也鄭強以與鄭晉強則以與晉  
倉葛距晉之言終不肯下晉亦第取其土而出其  
民則其地之彊悍可知矣王與鄭不能有而晉終  
有之而晉日以強厥後原為趙邑溫為郤邑而私  
門日以崇侈地利

**鄭虎牢屢得屢失**

鄭桓公寄帑于轅檜後武

公卒定其地是為制邑即虎牢也莊公立姜氏為  
叔段請制制之為鄭邑舊矣至魯莊公二十一年  
厲公納王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杜註云  
平王以賜武公後失其地故復與之是虎牢一入  
于周矣僖公四年齊桓公說鄭申侯與之虎牢轅  
宣仲為請于諸侯美城其賜邑是一奪于齊矣襄  
公二年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杜註云虎牢此  
時屬晉是又一入于晉矣其入周孔氏以為當桓王

之世失之蓋亦約畧之辭至其入晉則不明其所由來大抵虎牢天險鄭所恃以為北方之蔽故齊晉有齟齬于鄭則勢必及之蓋亦地勢然爾而春秋書虎牢不繫鄭先儒以為責鄭之不能守程氏非之謂虎牢本非鄭地春秋不責鄭之有虎牢而反罪鄭之不能守虎牢失其旨矣

春秋時

止有西號無東號

號仲號叔為文王卿士黜在王室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號武

王十三年封號仲於故夏之墟弘農陝縣東南之號城是為西號封號叔於滎陽是為東號東號檜為鄭桓公所滅在幽王之世入春秋則已無東號矣左傳號叔死焉此東號也王貳于號此西號也孔穎達正義云春秋列國都有小都燕有南燕而號直名之為號者于時東號已滅故不復別之為西也今鄭州汜水縣東十里有東號城以東號為鄭滅時尚有西號故別之為東陝州靈寶縣治南

有甌州城以甌為晉滅時止有一號故春秋時無  
不復別之為西亦猶春秋之稱號也

### 昨蔣二國

左傳富辰曰凡蔣邢茅昨祭周公之盾也杜註蔣在弋陽期思縣顏師古注前

漢地理志亦云期思古蔣國通志蔣姬姓周公第三子伯齡所封今光州固始縣西北七十里有期思城即古蔣地也考蔣自入春秋來絕不見經傳楚滅江黃道柏皆蔣隣境獨無滅蔣之文意楚吞滅諸姬不應獨遺一蔣且又不見役屬於諸國則春秋時已無蔣明矣通志古蹟內載期思城古蔣國春秋時為弦子邑則蔣即為弦地或蔣為弦所滅或王奪其封以與弦在春秋前俱不可得而考也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之滅距春秋初僅三十有五年中間經傳甚明期思以後屬楚以前屬弦均無蔣國蔣之不存于春秋明矣明一統志謂光州為弦黃蔣三國地統前後而混言之者

非是胙國周公庶子所封杜註云東郡燕縣有胙亭然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註即云今東國燕縣則此時胙地已為南燕所有通志云南燕姑姓黃帝之後其地即周公子胙所封春秋之南燕即為胙地不容蘇即為溫國通志春秋四十國內以更列胙國也蘇溫並列二國非也按傷十年翟滅溫溫子奔衛左傳蘇子叛王即翟又不能于翟翟人伐之王不救故滅正義云國名為蘇所都之邑為溫故得兩稱則非二國明矣前桓王時蘇氏嘗叛王王以與鄭已又背鄭歸王復叛王而即翟又不能于翟其反覆畔換如後世李全侯景之流自取滅亡宜也厥後大叔以翟師伐周遂奉隗氏居溫負固不服晉左師逆王右師圍溫用大師而後克之王卒復以賜晉遂啟南陽日以疆大意思民俗之厲即為賴春秋時有賴國左氏桓彊悍使然歟

厲即為賴

春秋時有賴國左氏桓彊悍使然歟

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杜註賴國在義陽隨縣蓋  
賴人仕于楚者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杜註厲  
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傳書賴經書厲古通  
用實則一國也宣九年楚子為厲之役伐鄭十一  
年傳厲之役鄭伯逃歸則傳並書厲昭四年楚子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傳云賴子面縛銜璧造于  
中軍則經傳並書賴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隨縣厲  
鄉故厲國也師古云厲讀曰賴厲與賴之通用微  
諸左傳漢書歷有明據矣公羊僖十五年齊師曹  
師伐厲何休云厲于葵邱之會叛天子之命厲如  
字舊音賴昭四年楚子滅厲註云左氏作賴穀梁  
兩傳俱書厲史記豫讓范睢傳漆身為厲厲並音  
賴古人之通用如此杜佑通典乃以厲賴鬼舊志  
並列兩國杜精于考古而乃有此失歟委以魏  
為畢公高所封非也史記高封于畢於是為畢姓  
後絕封而子孫有畢萬者事晉獻公佐晉滅魏晉

以魏賜畢萬為采邑是由後言之春秋之魏特為畢萬所受之食邑而非國也由前言之則魏特為他姬姓所封而非畢公高受封之地也畢自封畢杜預曰在長安縣西北魏自封魏詩譜云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其非河南境遶後魏氏世東政至威烈王時列為諸侯三公晉地惠王徙都大梁而豫境始為魏有不得追稱以晉所滅之魏為河南地又直指為畢公高封國也按毛詩魏風正義云魏絕不知所封為誰但據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宣揚韓魏皆姬姓故直言周以封同姓子又詩言真諸河之干又曰彼汾沮洳是其地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境與豫省無涉明梁舊志以梁為周平王子唐所封今汝州承梁休縣城西四十里有梁城是查汝州志止有梁王城乃梁王起暑處非古梁國又左傳僖八年夷吾將奔楚鄒蒍曰梁近秦而幸焉不如之梁

十九年梁公傳梁伯好土功民弗堪曰秦將襲我  
秦遂取梁据此則梁與秦密邇汝州地去長安七  
八百里不得云近秦按杜註云梁國在馮翊夏陽  
縣後漢志云夏陽有梁山杜預曰古梁國係今陝  
西郃陽縣為平王次子封邑

**唐**

舊志四十國內無  
唐國按左傳宣十

二年邲之戰楚子使潘黨從唐惠侯為左拒註云  
唐屬楚之小國今義陽安昌縣有上唐鄉定三年  
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止之後  
卒與吳伐楚新唐書天文志南陽地即唐申鄧故  
墟漢書春陵縣註云故蔡陽上唐鄉故唐國史記  
楚世家昭王十一年滅唐實定公之四年也歷代  
史志甚明舊志缺唐不載

**部芮二國非河南境宜**

**增入鄆都二國**

春秋隱十年辛未取部註云濟陰  
城武縣東南有部城是在兗州府

城武縣境桓三年為伯萬之母逐芮伯出居于魏  
註云在馮翊臨晉縣今為山西解州芮城縣均非  
河南地不得漫入桓九年鄧南鄙鄭人攻奪楚幣  
楚闕康帥師圍鄭今鄧州南有鄭聚堡二十五年  
秦晉伐郟楚以申息之師伐商密正義云國名為  
郟所都之邑名商密在今南鄉丹水縣班固地里  
志丹水縣有密陽鄉即故商密也一統志丹水城  
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古今志文俱有  
而通志遺之

**虞**

今歸德府虞城縣係禹封舜之子  
商均夏氏之世虞思妻少康以二

姚者也杜預云梁國有虞縣嗣後或失或續至武  
王克商乃復求舜裔孫闕父為周陶正封諸陳以  
奉舜祀則當武王封陳之時虞已絕封久矣虞虢  
之虞乃秦伯仲雍之後是時周章已君吳固而封  
之復封周章弟于周之北故夏墟其地在河東太  
陽縣今為平陸縣後漢地里志太陽有吳山上有



虞城亦曰吳城正義曰虞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  
虞公是吳與虞通也晉獻公之時號在陝州晉欲  
伐號道出太陽故來假道卒以滅虞史記謂之州  
北虞公是也尚書疏引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  
封之于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鳩水出河東虞  
鄉縣帝王世紀亦云舜嬪于虞虞城是也蓋舜以  
虞著號本因河東太陽之虞堯初封舜為諸侯及  
即位遂為天子之號禹受舜禪又別封商均於豫  
州之域為虞國易其地而仍取虞為名從祖氏也  
武王既封舜後於陳因以舜太陽故地封仲雍之  
後號曰虞仲因其地而遂以為國號從舊  
名也春秋之虞與古虞國原委歷然矣

### 春秋時

### 滑國非今滑縣

河南州縣多仍春秋時國名如陳鄭杞葉其類也至滑則在河南府

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廢縣左氏秦孟明師  
襲鄭過周北門及滑周今洛陽縣偃師在洛陽東

新鄭西鄭弦高相遇正值其地滑縣在春秋為衛  
漕邑衛人立戴公以廬漕者漢魏為白馬縣至唐

始有滑州之名與  
**睢水漳水非楚之睢漳**  
左傳哀  
六年楚

招王曰祀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或疑此為  
睢陽之睢臨漳之漳非也濁漳出潞州長子縣清

漳出平定州樂平縣東至林縣合流經臨漳館陶  
界入衛河雖水經永城縣達于宿州而左傳杜註

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今屬荊州府漳經  
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今屬安陸府荊門州考前

漢臨沮縣注禹貢南條荆山漳水所出師古曰沮  
水即左傳所云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睢與沮古通

用睢陽之睢從目讀雖字睢漳之睢從且讀疽字  
偏旁不同音讀亦別判然分矣隋書南漳縣注後

周置沮州隋改臨沮縣曰南漳則睢漳同出一臨  
沮而南漳之名亦以別于臨漳之為北漳水也山

海經荆山之首曰景山雖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  
荆山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睢此與杜註小異

# 左傳論語之中牟非今開封府中牟縣

河南之中牟縣即鄭

之圃田春秋定哀時屬晉三卿分晉時屬魏前漢  
地里志謂趙獻侯自耿徙此非也志既言河南之  
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地既係魏境趙安  
得而都之自相矛盾矣春秋定九年齊侯伐晉夷  
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註云救夷儀也夷儀前本邢  
地傳云邢遷于夷儀在今順德邢臺縣西去河南  
之中牟六百餘里遠不相及一也衛侯如晉  
過中牟衛本在河北適晉安用更過河南之中牟非  
逢次所經二也孔子適趙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舜  
華臨河而返此時趙界明在大河以北中牟不得  
更在河南境三也國語晉侯問趙武曰中牟邯鄲  
之肩髀吾欲其令良誰可武曰邢伯可是中牟與

徙邯鄲相近日後獻侯自耿徙中牟敬侯又自中牟徙邯鄲相去本不甚遠今河南中牟距邯鄲里數與所云肩髀者不合四也趙鞅與范中行相攻哀四年九月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春克柏人遂圍中牟史記亦云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胥畔是中牟為范中行氏邑與柏人俱當在直隸順德府界去大河之南絕遠五也蓋河南之中牟在春秋止稱圃田無中牟之名至漢初始置中牟縣屬河南郡而左傳史記所載之中牟在杜元凱時已不復知其處第云當在河北後人但當存疑不必強為之說臣瓚謂此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張守節史記正義又以相州湯陰縣西有牟山謂中牟當在其側俱係臆說無明據且春秋傳衛師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褚師圖曰衛未可勝齊師克城而驕不如從齊遂伐齊師敗之亢城謂克夷儀則中牟與夷儀當朝發夕至疑

當在那臺邯鄲之間溫水湯陰二處離此尚遠亦非也 古孟津非今孟津縣

武王會諸侯于孟津春秋時為晉河陽地水北曰陽在河之北岸光武以寇恂為河內太守又拜馮異為孟津將軍統兵河上以拒更始勅曰但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是在大河之北也唐武宗於河陽縣置孟州明初改曰孟縣屬懷慶府孟津縣在河南岸金改河清縣置因徙治孟津渡故名今屬河南南陽有二 春秋時周襄王與晉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改南陽蓋在河南郡修武縣古名南陽胡氏曰凡山南水北皆曰陽晉南陽在修武以在太行南大河北也秦南陽郡置子元以在嵩山南漢水北也魏王四十二年魏割南陽與秦以和此修武之南陽秦始皇十六年韓獻南陽地于秦北鄆州之南陽韓昌黎本修武產而李白為魯父仲卿作去思碑曰南陽人蓋用古

地名宗祁不深考于新唐書韓愈傳遂至誤如鄧  
州二字蓋本諸李白作而不考南陽之有二韓愈  
之南陽為修武也凡為本朝人作碑記官爵  
地名須用當時稱號不宜援引古昔以此

戰國

時韓有兩南陽未足憑

徐廣曰河內郡修武縣古  
名南陽本魏地其荊州之

南陽屬韓然考前漢志修武縣注臣瓚曰韓非書  
秦昭王地趙長平攻修武修武此時蓋韓邑據此  
則雖有兩南陽矣昭王時魏割修武係三十四年  
距其沒五十六年中間未有修武轉屬於韓之事  
昭王何緣趙趙而攻之若據始分地時則班固所  
載雖必皆得南陽郡為今南陽府魏盡河內郡為  
今懷慶府則彰明或者韓非之書不足信而臣  
瓚所引為非也班書本文如此而師古于修武縣  
注內漫引瓚說毋  
乃相矛盾矣乎

南陽汝寧春秋時屬楚後南陽

屬韓汝寧分屬魏

春秋魯莊十六年楚文王滅鄧又縣申息封畛于汝則此時已

涉南汝之境以後鄭及唐葉皆南陽府地也江黃道柏蓼胡沈皆汝寧府地也至伐陸渾之戎爭鄭伐宋楚境幾半豫省以文悼之強合諸侯之力不能攘之使却尺寸連晉霸衰私門侈六卿各營私室不復以疆場為意而三家分晉時南陽盡屬韓汝南為楚魏分境何哉豈楚能拱手讓之晉乎抑晉當盛時以義服楚而三家吞噬能侵奪楚之地乎考左氏內外傳及史記世家俱無明文書缺有間不可得而深考矣

**令武將軍祠**襄城縣志祀楚將景差按

楚師殺其將景缺取襄城史記六國表及楚世家俱載周赧十五年孫楚懷王二十九年秦取我襄城殺景缺明年遂入秦不返景缺為襄城死事之臣其得祀固宜景差見屈原傳好辭賦通騷人非

楚將也

三戶津當在臨漳縣西

史記項羽本紀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

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服虔曰漳水津名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此當在彰德府臨漳縣西而通志無之止載漳河渡云在府北四十里豈此即三戶之遺蹟而失載其名耶又南陽府內鄉縣有三戶城通志載入春秋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戶杜註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按丹水在今內鄉縣西南後漢桓帝時封河間孝王子博為三戶亭侯確有証據內鄉距臨漳驛道一百三十里或臨漳有三戶津而南陽內鄉別有三戶城乎前史以項羽殺趙為三戶滅秦之讖又通志臨漳縣有將城項羽使蒲將軍渡三戶于鄴東北十九里築此城則臨漳之有三戶津明甚特記載疎忽失其名耳

秦關漢關峭底

秦關在今河南府靈寶縣古槐林塞左傳晉侯使唐



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者是也漢置弘農縣隋文帝析置桃林縣唐明皇時得寶符于古函谷關因改元為天寶改縣曰靈寶漢關在新安縣東關外武帝時樓船將軍楊僕有功耻為關外人上書乞以家貲移關於此東拓三百里峭底峭通作穀晉人敗秦師于穀穀有二陵自東穀至西穀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杜預云在弘農澠池縣潼關又在華陰縣東北四十里閿鄉縣西六十里通典曰原名衝關以河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而東後因關西一里有潼水遂名潼關所謂桃林塞即此今按桃林即靈寶縣去潼關百二十里而杜少陵潼關吏詩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新唐書韋翰傳翰率兵出關敗于靈寶之西原潼關失守元和郡國志云桃林塞自靈寶以西至潼關皆是則華陰以東靈寶以西皆關隘設守而關臨潼水則自東漢時更名較秦時

故關更西入百里耳新安吏即漢關地石壕吏即  
峭底地皆子美自華州抵東都道途經次而作故  
關塞歷然宋程大昌函潼關要志云漢函谷關在  
新安縣東一里秦函谷關在靈寶縣南十里唐潼  
關在華陰縣東北三十九里自華而號而陝而河  
南中間地千里古關塞凡三長安東一百八十里  
出華州華陰縣外則唐潼關也自潼關東一百里  
至陝州靈寶縣則秦函谷關也自靈寶縣三百餘  
里至河南府新安縣則漢函谷關也而于關之間  
別有古來嘗為扼塞者二桃林之塞一也穀山二  
也按程考据甚明與此相合但謂曹大家賦涉黃  
巷以濟潼潼名古故有之至唐始于其地立關者  
竊恐未然漢建安時曹操與馬超戰于潼關則自  
東漢之末已立關矣潼關今為縣屬陝西華州

### 李同城莽母城

李同城訛為李固城後漢志河內郡有李城史記曰邯鄲李同却秦

兵戰死趙封其父為李侯即此莽母城訛為蔡母  
城前漢志南陽郡蔡陽為莽之母功顯郡邑俱應

從正史

濟陽當在陳留縣北

光武本紀云皇考南  
頓君初為濟陽令生

改正  
光武于縣舍建武五年復濟陽徭役按二漢地里  
志俱載濟陽縣入陳留郡後漢地里志引杜預曰  
濟陽縣東南有光武行宮證據彰彰明矣晉志濟  
陽入陳留國南宗志南豫州濟陽令故屬濟陽流  
寓因配南齊志南徐州有南濟陽郡領考城縣後  
魏志南司州有濟陽郡領樂平睢陽頓丘齊丘四  
縣雖各僑置猶仍其名隋混一宇內濟陽外黃縣  
並屬濟陰郡唐汴州陳留郡武德四年以雍丘陳  
留圍城襄邑外黃濟陽置杞州貞觀元年州廢省  
濟陽圍城外黃以襄邑隸宋州雍丘陳留屬汴州  
是濟陽置縣自兩漢晉迄南北朝隋唐俱見于志  
至貞觀始省而舊志不載非也今俱照正史增入

又按通志古蹟內陳留故城在今陳留縣北二十里相傳內有光武行宮則濟陽在今陳留縣北無

疑魏芙蓉池在鄴靈芝池芳林園在洛陽不宜兩

地並載

舊志古蹟內河南府及彰德府臨漳縣並載芙蓉池非也按曹魏有五都考三國魏

志建安元年秋七月獻帝還洛陽尋以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轅轅而東遷都許昌自是以後皆書還許是時操奉獻帝都許也九年破袁尚定鄴領冀州牧即都鄴城自是以後皆書還鄴是時獻帝仍都許操則都鄴觀二十年伐劉備自南鄭還王粲詩曰鼓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是操都鄴之明証也文帝黃初元年受禪十二月始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自是遂定都洛陽矣陳思王植公讌詩有云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注謂文帝時為五官中郎將是時蓋當武帝之

世未曾遷都洛陽則芙蓉池祇應在鄴不在洛陽  
也又按文帝黃初三年穿靈芝池四年甘露降芳  
林園明帝青龍三年大治洛陽宮殿于芳林園中  
起陂池揖榷越歌楊阜高堂隆等切諫齊王芳即  
位始改芳林園為華林園晉武帝泰始四年宴集  
令羣臣賦詩自文帝以後迄晉皆都洛陽則靈芝  
池芳林園之為洛陽無疑而舊志

### 河橋及三城

河陽

復並戴入彰德府內故並正之  
即古孟津武王渡孟津東伐紂在今懷慶府孟縣  
西南三十里晉泰始十年杜預以孟津渡險始建  
河橋河橋自此始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作橋于  
河北側岸置北中郎府戍守之謂之北中城東魏  
元象元年更築南城及中渾城中渾即河中渚所  
謂河陽三城者是也高歡使潘樂守北城高永樂  
守南城以備西魏方勺河陽三城記曰北城南臨  
大河長橋駕險南城三面臨河屹立水濱中渾表

襄二城南北相望黃河兩派貫于三城之間每秋水泛溫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而中潭屹然如故唐設三城節度使為重鎮相州之敗郭子儀斷河橋以守史思明之叛李光弼棄洛陽守河陽賊卒不敢西渡關輔得以無虞者光弼守三城得表裏應援之力也至宋仁宗嘉祐八年秋大水毀河陽中潭政和七年詔修河陽南北橋都水監孟揚言河陽舊南北兩河分流中潭繫浮梁頃緣北河淤澱水不通行止於南河修繫一橋河項窄狹水勢冲激多致損壞亡閘修如舊使其後卒廢今河橋及城皆無故跡矣北城在今懷慶府孟縣南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中隔一河相去四十里中潭城即今河中杜預墓在洛陽城東

晉書杜當陽侯本傳載遺令云

往為臺郎以使事過孟縣之邢山山上有家問耕父云是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塚也遂率從者

祭而觀焉夫春秋至晉泰始纔七八百年而陵谷銷沈傳聞失實已如此又況至今歷二千餘載見聞濶絕記載相沿或云在此或云在彼其無足徵信固其理也通志中帝王陵寢及名卿士大夫之墓往往兩載其可考諸經史而折衷一是者什無二三焉獨元凱墓最有依據而云一在偃師一在尉氏此則可怪者也其遺令云去春入朝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達覽情之所安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後子孫一以遵之此其顯然可據者而舊志云云若此何其不考歟謹據史以洛陽城東為定其餘士大夫墓不見本傳又無碑誌

### 東澗有二

一在河南府盧氏縣北源

出鐵嶺流入城中東南流入洛一在歸德府睢州慕容垂追桓溫范陽王德先帥勁騎伏棗邑東澗

即此見睢州志近吳洪有詩云桓溫昔北伐失利于枋頭回軍復此澗澗水為不流冥冥陰雨夜青燐滿地愁英雄誤一算遺恨晉陽秋漢睢陽人考據甚明綱目實實誤以為盧氏之東澗夫溫既焚舟棄鎧仗自陸道奔還七百餘里垂追及之于襄邑矣襄邑即今睢州安得更西行千里至盧氏乎此不考地也

晉河南郡之東垣非漢東垣

綱目晉孝武十一年

秦王丕奔東垣謀襲洛陽將軍馮跋自陝邀擊敗之舊以為東垣本漢縣後魏志亦有之隋志新安縣注云後周置東垣縣據此則新安之東垣至後周始有而晉之東垣為漢舊縣名矣考晉書地理志河南郡亦不載東垣此晉史脫落之過也漢東垣為今真定府治史記高帝八年擊韓王信餘寇于東垣孟康曰真定也十一年即改東垣曰真定至晉則已無東垣之名且此去洛陽千餘里安得



云謀襲洛陽馮該又安得自陝邀擊之乎況晉書  
千載記明載苻丕此事則晉之有東垣於本書已  
確有明據不應於地里志而遺之晉史之自相矛  
盾不待辯而明者今按河南府新安縣志秦置郡  
縣始名新安晉屬河南郡孝武時析置東垣西垣  
二縣後魏天平初置新安郡後周又改新安郡為  
東垣縣則此東垣非古東垣亦非至後周而始置  
也特以其數置數易志家偶畧之後人遂無從稽  
考耳

**南北朝河南有三荊州**  
案鄭樵通志及隋地里志云荊州舊置屬南陽

郡開皇初改曰鄧州東荊州後魏置屬淮安郡西  
魏改為淮州開皇五年改為顯州今桐柏縣地里  
志桐柏縣梁置初曰淮安縣北荊州東魏置屬襄  
城郡開皇初改為伊州大業初改為汝州今伊陽  
縣西魏將獨孤信畧定北荊州又

於三荊置兵以備東魏者是也

**後周湖州在南**

陽府唐縣即漢湖陽縣

職官志內後周薛慎樂遜俱為湖州刺史按晉孝武

太元十一年初置湖陝二戎湖屬弘農郡今為閬鄉縣但此止云湖縣不云湖州後周樂遜傳天和五年授湖州刺史民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薛慎傳亦云保定初出為湖州刺史州界蠻左恒以劫掠為務慎集諸豪帥具宣朝旨据此二傳則湖州當屬南陽府境不在弘農明矣考南陽府唐縣有湖陽城在縣南八十里漢為縣光武封姊為湖陽公主即此宋元嘉十九年沈慶之討緣沔諸蠻進至湖陽後于此置戍北魏太和二十二年齊湖陽戍主蔡道福南遁遂克之置西淮安郡及南襄州治馬李崇傳魯陽蠻魯北燕圖逼湖陽擊平之後周文帝紀廢帝三年更置州郡改南襄為湖州則湖州之為湖陽縣與傳文脗合夫史與志相表裏後周書不立志其可據者特散

見于本紀及各傳如此又魏志魏置西淮安郡及南襄州郡廢州改為南平州西魏改曰昇州又改曰湖州據此則南襄南平與湖州為一處矣今按周書本紀凡改州四十六改南襄為湖州南平為昇州則南平自為一處與湖州無與當以本紀之言為正

唐柏崖倉宜在孟津

縣不當在濟源縣

唐憲宗元和十年李師道遣兵焚柏崖倉綱目實實以為在懷

皇興慶府濟源縣非也按

表唐高宗時分河南洛陽新安王屋濟源河陽六縣地置大基縣並置柏崖縣尋省柏崖入大基縣武后時改為河清縣金末改河清縣為孟津縣是柏崖特今孟津縣之舊名與濟源縣尚隔一河無涉明矣又孟津縣志柏崖山在縣西五十里大陽堡黃河南岸唐置縣開元初置倉縣因山以得名倉因縣以得名其在孟津縣彰彰明矣綱目開元

二十二年裴耀卿以東都至陝三百里陸運難致議于河口置輸場以省餽車之費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倉道里適均江淮舟運悉至河陰倉輸米而去更用河舟以次轉運蓋並在黃河南岸濱河之口不應中間柏崖一倉獨在濟源縣河之北岸是又理之易明者也其謂在濟源縣西王世充以懷州僞置此城者理或有之蓋隋末唐初濟源縣所轄原兼有河之南岸柏崖縣地至高宗時則已取其地析置柏崖大基二縣由金至今則不屬之濟源而專屬之孟津耳註綱目者不考唐之地里運道猥以在南岸者畫之河以北舊志因而踵之是不可以不辨

戶字

不當訛尸字

唐李紳傳中戶官道尸字出左傳屈蕩戶之之戶杜註云尸止也今本皆

訛作尸字後人極辨之云前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顏師古注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

失闕入之故坐免也引此傳文為証俗本因傳文  
前後有殍子尸之必尸汝于是兩尸字遂訛尸為  
尸耳今人家藏宋槧俱刻尸字與衆說相符炳然  
可據新唐書用此字撫摸不破槧通志者不解此  
義仍復改成尸字此未考前史之過耳殊不知尸  
字是闕止之義若改成尸止字便解說不去古人  
詮解一字不敢輕下如此

五代唐晉之鄴都非曹魏之鄴

曹操建三

臺于鄴在今彰德府臨漳縣張賓說石勒謂鄴有  
三臺之固後趙石虎魏冉閔前燕慕容儁北齊高  
歡俱都此後周平齊置相州大象初徙安陽為今  
彰德府治大名府之建鄴都則自後唐始也緣魏  
博自唐以來藩鎮世代跋扈田弘正以六州歸命  
尋父子被害梁分天雄為兩鎮而魏人降晉晉因  
以成夾河之功唐李嗣源討鄴都尋被劫以入洛  
陽而鄴威亦自鄴都舉兵魏博之為腹心患由來

又矣唐移建鄴都于此其初亦欲以鎮壓治之今  
大名府大名縣唐為興唐府晉為廣晉府俱梁魏  
之地至晉惠楊光達難割始分置彰德軍于相州  
以澶衛隸之置永清軍于貝州以博冀隸之彰德  
之得名始此蓋此時彰

### 五代建都

舊志以五代俱都汴京非也自

溫以宣武節度使篡唐改汴州為東都開封府  
至開平三年即遷洛陽溫之被弑袁象先之誅友  
誼皆在洛陽也至均王乃即位於大梁梁之世都  
者獨末帝耳唐同光元年滅梁十二月即從張  
全義言都洛時劉后擅竄幸全義宅拜全義為假  
亦以全義為河南尹居址密近故得出入頻數  
也嗣後李嗣源潞王從珂石敬瑭更入為帝皆在  
陽晉天福二年范延光鎮魏州將作亂桑維翰  
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倘若有變大軍猝至所謂  
雷不及掩耳乃遷都汴州自是以迄漢周宋遂

長都汴京矣計中間都洛陽者梁  
五年唐十三年晉一年共十九年  
梁唐晉三朝東

西京

洛陽自成周定鼎郊鄜號為東都後周及隋  
唐俱曰東京亦曰東都以鎬京長安在西故

也至梁都大梁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洛陽為西  
都蓋此時洛陽又在開封之西矣後唐遷都洛陽  
復以洛陽為東都至晉復遷汴復以汴州為東京  
洛陽為西京自此迄漢周以至于宋東西京之名  
不易者二百年至金之正元徙都燕改汴京曰南  
京正祐徙都汴以洛陽為中京元亦以汴梁為南  
京明初以開封府為北京則又  
宋知州知縣  
結街  
隨時建置各視其建都所在云  
曰以某官知某府州縣事以其非府州縣之正官  
而以京朝官任其事故云然知縣與縣令不同知  
州與刺史不同後遂罷令而專設知縣罷刺史而  
專設知州以權設之名為經常之任矣此制創自

宋藝祖而其名昉於唐杜氏通典謂檢校試攝判  
知之官是也皆是詔除而非正命雲龍漫鈔云唐  
制縣令闕則佐官攝令曰知縣事如今署印之稱  
言謂之知印初帶一權字白居易有裴克諒權知  
華陰縣令制曰華陰令辛非選補時調租免農政  
不可缺判官裴克諒久佐本府周知利病宜假銅  
墨試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議正名是知縣為攝令  
之証也宋則蓋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與唐異  
矣

### 常參官

宋初以京朝官出任州縣太祖乾德元  
年初以常參官知縣事常參官蓋唐以

來舊名也唐書百官志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洪  
亮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  
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  
行衛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蓋常參官係親  
近之臣五品以上出知縣事以尊莊卑  
所以收藩鎮之權而殺尾大之勢也

### 員外郎

舊志



載韓文考異張圖墓碣記為張員外墓碣以另有  
張員外墓誌因此而訛也按六部員外郎之制始  
于唐唐書百官志云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  
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然是時已有  
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于檢校兼守判  
知之類皆非本制鄭樵通志云初但云員外至高  
宗永徽六年以蔣孝璋為尚藥奉御特置同正員  
其加同正員者祿俸賜會與正官同單言員外者  
祿俸減正員之半神龍初又置員外官二千餘人  
於是遂有員外檢校攝守判知之官是員外郎蓋  
唐制矣馬氏通考云隋開皇三年置今尚書員外  
郎之始前代史傳及職官要錄或有稱員外郎者  
蓋謂員外散騎侍郎非尚書之職隋文帝始于二  
十四司每司各置員外郎一人侍郎闕則攝其曹  
事煬帝改為承務郎隋志云廢諸司員外郎而每  
增置一曹郎各為二員唐初復為員外郎是隋時

不久即廢唐踵行之而特置同正員則自唐時始也夾漈之說本諸歐陽然貴與所考尤無遺漏

朱子韓文考異語多脫落

考異原用綱目體例先將新書本傳大書以提

要下雜引行狀墓誌年譜等書細注勘証於下前志將本傳蔡行刪削漫無頭緒如本傳云華陰令

柳澗為刺史劾奏公上疏理之下引洪譜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澗今刪去本傳獨存洪譜中上疏

理澗一語則是澗為何姓所理者何事本傳云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洪譜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

月本傳云轉兵部侍郎洪譜云此除在長慶元年今刪去郎中侍郎等句直云此除在某年某月則

兩次所除是何官職本傳載宣諭王廷湊歷數叛將之語上曰卿直向伊如此道今刪去宣諭獨存

上云云則是所道者何語譬如兩造不備而漫行勘詰今俱一一訂入

金王政元馬

英

金史王政傳政辰州熊岳人其先仕渤海及遼皆有顯者政當遼季亂浮沈閭里金兵侵宋下

滑州即署為安撫使而畿輔舊志誤讀史文竟以政當二字為名又元史列女傳載馬英河內人喪父哀毀二兄歿英獨事母又奉二寡嫂與居母歿廬墓則終身蓋孝女之守貞不嫁者而河南志列之孝子今俱

州共

舊志懷慶府有州共而無沁水考兩漢地里志河內郡有

照史文改正

沁水縣州則曰州共註云洪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孟康曰共故國共伯入為三公者也當在衛輝

府不宜入懷慶府今照史文改正

鎮平縣

一統志鎮平本漢安衆縣後廢為穰縣北鄉地

金初置陽管鎮後置鎮平縣屬申州舊志因之表云金史無鎮平縣當是元初始置今考元史云

南陽歷漢至宋皆為縣金升為申州元升為南陽府鎮南陽鎮平二縣及考金志鄧州武勝軍止云

領縣三豫城南陽內鄉並不載南陽縣升為申州  
及鎮平之為屬縣也前後志地里互異往往如此

今從

皇興未為正

### 拾遺附

黃帝霧圖

黃帝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川之上見  
大魚殺三牲以醺之天乃甚雨七日七

夜魚流始得圖書帝王世紀又黃帝被齋七日至  
于翠鳩之川大鱸魚折溜而至泛白圖蘭葉朱文

以授黃帝名曰籙

圖河圖挺佐輔

鄧曼明識

楚武王夫人鄧國女  
魯桓公二十三年春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遂謂其御曰莫敖必敗  
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  
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  
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

狙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  
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  
勸之以令德見莫救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  
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  
後屈瑕果敗伯姬保母伯姬保母者宋共公夫人  
一如鄧曼言伯姬保母共姬之姆也共公薨伯姬  
守禮固節春秋魯襄公三十年宋災伯姬在堂左  
右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傳姆  
不下堂傳至矣姆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春秋  
賢之其姆悼伯姬之遇災故作伯姬引琴搯燕姑  
夢蘭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  
為伯隆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  
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  
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  
穆公名之曰  
蘭俱左傳

### 熒惑退舍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  
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

所與治國家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  
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  
民誰以我為君乎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  
天必三賞君侯之焚惑果從三舍呂氏春秋

**衛革**

**相祀**

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寧武  
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鄩何

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  
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時門龍鬬**

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崇焉子產  
為之曰我鬬龍不我觀也龍鬬我獨何觀焉崇之  
則其室也吾無求於龍

**宋祀盤庚**

魯襄公九年  
宋災祝宗用

於西墻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士  
弱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  
祀味為醵火心為大火周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  
丘祀大火而以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夢授陸渾

魯昭公十有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

猛非祭也其伐陸渾乎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

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

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遂使智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俱左傳

提月鵠飛

春秋左傳

六鵠退飛過宋都公羊傳提月六鵠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逮是月晦日也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

語也在提月之幾盡公羊傳

水祥火房

魯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大火出必布焉梓慎曰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

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李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壬午宋衛陳鄭皆火

**寶珪**

**化石**

周人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拘得王者取其王將賣之則為石

後獻于王與之東

**二門味尾**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畜之公宮將立為君夢得

公孫啟北首而寢于廬門之外已為烏而集于其上味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俱左傳

**濮水**

**遺音**

衛靈公將之晉舍于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聲問左右皆不聞乃召師涓問其故且曰其

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



即去之晉見平公平公置酒于施惠之臺而酣室  
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即令師涓援琴鼓之  
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聽平公  
曰何道云師曠曰師延所作也商紂為靡靡之樂  
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故聞此聲必  
于濮水之上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  
公曰此何聲也師曠曰此謂清商史記  
**息媯報蔡**  
蔡哀侯娶于陳息媯亦娶焉息媯將  
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媯聞之  
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  
從之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蔡侯薨息媯以  
語楚子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  
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弔二夫讎弗能死  
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  
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  
不可鄉迺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左傳

伯娶婦

西門豹為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

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

常賦歛百姓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

娶婦與視巫分其餘錢持歸巫行視人家女好者即

聘取為治齋宮河上粉飾女浮之河中而沒其人家

有好女者多持女逋逃亡以故城中盡空無人豹曰

至娶婦時吾亦往送及期豹會之河上即出女帷中

顧三老巫祝曰是女不好須改擇他日送河伯所煩

老巫為入報河伯即使吏卒抱大巫嫗巫嫗弟子並

三老悉投之河中更欲投掾吏掾吏皆叩頭流血良

久乃罷去自是以後不殺鵠昭義

復政言河伯娶婦史記有鵠飛入案下公

子使人顧望見一鵠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鵠鵠

逐而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鵠避患歸無忌竟為

鵠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鵠者無忌無所愛于

是左右宣公子慈聲旁國左右捕得鵠二百餘頭

以奉公子公子欲盡殺之恐有辜乃自按劍至其  
寵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鵝獨低頭不敢仰視  
乃取殺之盡救其餘無忌由是名益彰列士傳

### 王雞銜珠

漢高帝母舍始是為昭靈后游

于洛川有王雞銜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昭靈  
后取而吞之生高帝宋符瑞志又洛水東流會于  
伊含始受王之瑞於此

### 丹蛇著異

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漢高帝

起兵時皇妣歿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改殯時  
有丹蛇見水濱洒濯入于窰中其浴處有遺髮故  
諡曰昭靈夫人江

### 焦贛增秩

焦贛漢昭帝時蒙人為小黃令路不拾遺

因圖空虛詔遷贛官百姓揮涕守關求還贛天子  
聽之增贛秩千石還令小黃至今治化猶存其民  
好學多貧此其風也

### 丙吉決獄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田舍女

江微陳留風俗傳

一宿身死後產一男至長女曰我父娶一宿身亡  
此子非父之子遂爭財數年不決丞相丙吉決云  
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八月月中取同歲小兒俱  
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行果然無影遂以  
財與之

**洛陽埋輪**

後漢張綱為御史安帝遣使按  
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

魚林

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還劾珠還婦歸汝南  
大將軍梁冀奸惡范蔚宗後漢書  
為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繫璫珥相連以問主簿對  
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去其婦敬  
乃送珠付前相相慙

**琴有殺心**

蔡邕在陳留其鄰  
人有以酒食召邕

者比往而主已酣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  
曰嘻以樂台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  
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  
向鼓絃見螳螂向鳴蟬蟬將去螳螂為之一前一

就吾心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鵲化

金印

張顥為梁王相時有山鵲飛鳴翔翔化為圓石顥令取摧破之乃得一金印其中刻文曰

忠孝侯印

雀鳴復官

罪人魏尚高帝時為太史有

搜神記

上符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陳留者鵲停號

鮑君神

鮑陽有於田得麇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而持去留一鮑魚置其處

可項其主往不見麇而見鮑魚大以為神轉相告誦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祠舍衆巫數十帷

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

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

知上堂取之遂

應彬解惑

應彬為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

此壁上有意亦弩點于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  
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致羸困  
以爲萬端不爲愈後彬因事過宣家問其故彬還  
言恐惟良久顧見懸弩曰必此也使使戴宣於  
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  
有他怪宣遂解暢然悅惲由是瘳平賦俗通

### 羽觴隨波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日曲水其  
義何指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

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死一村以爲怪乃搗酒至  
泉流水邊洗滌去災因水流以泛觴曲水之義起  
此俗曰若所說便非佳事尚書郎束皙曰摯虞小  
生不足以知之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卜宅於洛邑  
旦飲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 叔堅止怪

漢汝

南李叔堅少爲從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咸  
謂叔之叔堅曰犬喻君子見人行而效之何傷也

後叔堅解冠榻上犬戴而走家人驚愕叔堅亦無  
所怪犬尋于竈前畜犬家人益驚愕叔堅亦無所  
怪乃曰奴婢在田中犬助畜犬幸不煩鄰里亦何  
所惡也居旬日犬自死竟無纖芥之災而叔堅終  
享大位

### 鄴侯食邑

楊用修謂蕭何食邑鄴在襄陽及考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郡

風俗通

氏分明云沛郡之鄴音嗟南陽之鄴音贊不聞在  
襄陽也班孟堅十八功臣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  
序功第一受封於戲與鄴本為二地班漢人必得  
其真顏師古直以何封南陽李濟翁至訝人呼嗟  
侯並其音義名實盡失之唐人麒麟閣上識戲  
侯史記作鄴或後人傳寫之誤耳天祿識餘

許

### 都故宅

許州城內學東有闕忠義侯故宅蓋侯自下邳陷曹操挾歸許時所居者俗云一宅

分為兩院即此今亦建廟祀之文獻會要張重華  
雲長大節辨昔榮陽潘氏稱秉燭達旦為雲長之

大節夫雲長之于昭烈義為君臣恩同手足昭烈  
后其尊國母也其親丘嫂也漬倫亂常鄉黨自好  
者羞之關公何如人曹瞞雖姦敢以此嘗試哉三  
國志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並不之載今讀許都  
故宅注則昭烈后同居異院何

嵇康聞琴

嵇康嘗遊洛西

待秉燭其為謬不攻自破矣

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之夜分忽有客詣之與康  
共談音律詞裁清辨因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  
授康仍誓不傳人及康就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  
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新固之於今絕矣晉  
書

夜遇王弼

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

神姿端巖與機言玄門妙理機心伏其能無以酬  
抗既曉便去機稅驂逆旅問一姬嫗曰此東數十  
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機乃怪悵然還睇  
昨路空野覆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王弼也異



苑  
洛火渡江

晉時有人以洛陽火渡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隋王劭以上

古有錯燧改火之義近代廢不復用上疏請變火謂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宗先聖于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傾同尚食內廚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南史

金谷礪園

晉石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礪園礪園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即谷製園館綠珠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州為南昌郡古道地秦象郡漢合浦縣也境有博白山博白石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艷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居金谷園善吹笛後為孫秀所迫守節墜樓死綠珠內傳

玳瑁玉鉤

石虎都鄴建玳瑁樓懸五色珠簾白玉鉤

帶十五  
國春秋

銅龍吐水

華林園中千金堤上作兩銅  
龍相為吐水以注天泉池

通御溝  
郭中記

枯栢生枝

陳留老子祠有枯栢世傳老子  
將度世云待枯栢復生東南枝

迴指吾道復行至齊枯栢從下生東南上指自  
是栢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南史

犬復讎

宋陽夏袁粲順帝昇平初蕭道成將篡宗  
粲盡忠宋室謀誅蕭道成不克被殺子最

抱父乞死俱為劉僧靜所害粲小兒數歲乳母匿  
之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

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為乎遂抱以首乳母  
號呼天曰公昔于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賣

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行見汝滅門  
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耗狗戲如平常經年

餘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遂噬殺之少  
時妻子皆為所殺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以遊戲者

南史女媧墓移

天寶十一載六月閏鄉縣黃河濱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乾元二年

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上有巨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蓋女媧亦風姓也舊唐

書

母痛心驚

裴訥之字士言河東聞喜人為平原開府墨曹掌書記室從至并州其母

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南史

七日歡

會

趙伯符為豫州刺史立義樓每至元日人日七日半乃于樓上作樂樓下男女盛飾遊看作樂

歲華紀麗

風月別鵲

宋褚彥回少有履操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可觀時人方之何平

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夜風月甚美彥回操琴奏別鵲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在坐擊節而嘆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然與袁粲並受宋明帝託孤之任而佐齊高帝

害袁粲故時人為之語曰寧為袁  
粲死不作褚淵生朱長文琴史  
洛中卧雪臥雪有二

事一袁安字邵公居洛陽大雪閉門僵臥三日縣  
令往視之一胡定字元安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

雪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臥二事相同袁  
與元音又同亦一奇也王懋野客叢書  
荆部連

壁南北朝魏普泰中獨孤信為新野郡守韋孝寬  
為浙陽郡守同隸荊州情好款密政術並美吏

人號為連  
壁北史  
上元燈影洛陽人家以燈影多者為上  
其相勝之辭曰千影萬影又

各家造芋郎君食之宜男女仍各送鷄肉酒  
用六水餅貯之於親知門前留地而去說郭  
東都

合壁唐顯慶五年四月八日于東都苑內造八  
關涼宮五月二十日改為合壁宮唐會要  
東

都燈樓玄宗在東都遇正月望夜移伏上陽宮大  
陳燈影設庭燎自禁至于殿庭皆設蠟炬

連屬不絕時有東都匠毛順乃思結創縉絲為燈樓二十間高一百五十尺懸珠玉金銀微風一至

銑然成韻說郭

**伊水吟嘯**

唐盧簡辭遊伊水別墅霰雪微下忽有裴笠牽蓬艇白衣與袖

僧同坐炊銅甑烹魚羹若沂流吟嘯使問之乃白傳同佛光往香山每遇親友述之以為高逸之情

莫及

**易碁一着**

唐呂元膺為東都留守嘗與處士對碁次有文薄堆擁元膺方秉

筆閱覽處士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已窺之而處士不悟翌日呂辭之內外人莫

測其故後十年呂寢疾將亟子姪列前呂曰游處交友爾輩宜精擇吾為東都留守時有一碁客云

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碁子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惟恐其憂懾終不言又恐汝輩滅裂

於知聞天

**蕭芝瑞雉**

唐蕭芝為尚書郎有雉數千恒集芝舍當直送至洛陽及

應休飛迎上  
其車白帖

雲中授琴

李氏女穎陽人年十五遺疾七日不食魂飛冥冥如

燈上景在雲霧中遇仙女授琴彈清風弄之類凡五十曲天寶中明皇度為女道士琴史

少室

貝花

少室山有貝多樹與衆木有異一年三放花其花白色香美俗云漢世野人乎子種于此

拾遺記宋之間扈從登封告成頓應制云貝花明漢果芝草入堯厨以此

弘農寶符

開元

未于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篆字遂改元為天寶傳信記

月河鐵鏟

陝州

北濱黃河與山西平陸縣隔河烟火相望按開天傳信記天寶中開月河得古鐵鏟上有平陸二字

上異之藏於內庫遂改河北縣為平陸縣隴野餘聞

鴻鵠呈祥

河南府伊闕前臨大溪每

僚佐有入臺則水中先有小鰲漲出時牛僧孺為縣尉一旦忽報鰲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于亭

上觀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灘上  
當有鵝鵝一雙立前後以此為驗僧儒滑揣縣尉  
無出已右者因舉杯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鵝鵝  
宴未終俄有鵝鵝飛下不數日拜西臺御史劉談

錄  
修月斤斧

太和鄭仁本遊嵩山見一人枕一  
襍物呼之其人曰君知月乃七寶合

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蝶其四處常有八萬二  
千戶修之因開襍有斤斧鑿數事兩裏玉屑面陽  
組  
山棚獲盜

唐憲宗元和十年討淮西宰相武元  
衡御史中丞裴度主之李師道遣人

賊殺武元衡并傷裴度憲宗下詔大索時王士則  
王士平以獲賊張晏等授五品官後數年嵩縣山  
棚民獲僧圓淨年八十餘舊嘗為史思明將乃前  
刺武元衡者吏推其頸不能折罵曰鼠子能折吾  
頸乎教卒使折其  
頭逆伏誅舊唐書  
逆旅斷臂

青齊人王凝妻李氏  
凝為號州司戶參軍

以疾卒于官李氏携其幼子負遺骸東歸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携幼子不肯留牽其臂出之李氏長慟曰吾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不可以一手故并污吾身遂引斧自斷其臂

路人皆為飲泣開封府尹聞之汴京季春宋汴京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五代史

花爛熳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晴簾靜院曉幕高樓宿酒未醒好夢初覺聞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懸生最一時之佳況東京夢華錄

如錦春風扇陽花樹如錦綠桐發丹砂化雉宋神

成都李大臨知汝州時辰溪貢丹砂道業縣其二蓮化為雙雄逸出山谷間闕而墜地復還本質耕者獲之人疑為盜械送至庭相國鬻書宋穆修字伯長汝陽下大臨識其異釋之宋史



人家有唐本韓楊集丐于所親厚者得金用工鏤板印數百帙攜入京師相國寺設齋之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公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相送遂終年不售

宋名臣

駕幸金明

宋汴京金明池在順天門外園約九里三月一日後每日教習

言行錄

車駕上池士庶皆縱觀東京夢華錄韓琦詩西池風景出塵寰春豫方乘禁坐間又云與衆盡歡宮漏促萬花香裏屬車還以此

商丘火祀

宋胡文恭公宿通陰陽五行之說南京鴻慶宮

災公以南京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商丘國家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領于祠官而此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祀

代相擇壻

晏元獻公

商丘火祀自公始名臣言行錄  
殊判南京范文正公以大理寺丞權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壻范曰監中有

二學子富臯張為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  
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曰  
唯即取富臯為壻後改名弼即富鄭公封還衣襪  
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云邵氏聞見錄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家貧無以給旨甘然一毫不  
妄取于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司  
馬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賣之固辭強

月得

三千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  
謁公贈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又贈一千因

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  
若日得百錢即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辭氣非乞  
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  
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于學乎孫生大  
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  
謹公甚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間

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東軒筆錄

鄧州花燭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

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晏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厠溷間燭淚成堆歸

龍門賞雪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歸莫抵龍門香山雪作

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遇諸公之厚類此王文康公曙代錢為留守

仁和酒肆

御史如東濕諸公俱不堪其憂聞見錄仁在京師宋東門外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鄰仁和酒肆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欲先入白乃與

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托何事以對幸先見教  
莫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  
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  
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  
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  
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  
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  
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  
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  
**汴宋六更**  
一也後章獻皆用之歸田錄  
前代夜俱  
朝則用六更馮深居詩云春風吹動笑談香玉酒  
銀燈破夜涼歸去東華聽更漏杏花落盡六更長  
又云三十六聲更點長汪水雲序宋末事云花底  
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寫罷降元表臣  
妾簽名謝道清陳剛中詩云羽袍士尚傳三漏絳  
憤人誰報六更蓋內帳樓五更絕柝曙鼓便作謂

之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嘗  
疑五更古今定制何宋時獨用六更近考宋史自  
太祖建隆庚申至理宗景定元年五庚申又十六  
年而元代宋蓋符太祖卜世于陳搏睡到五更醒  
時再來問之說庚更同音以此禁中常打六更而  
外方第謂之攢點南渡後猶然李漁汴京遺蹟志

### 五更三點

夜漏五更皆五點共二十五點漢唐以前皆然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此

其証也至汴宋因寒在五更頭之語于是宮漏及  
州縣更鼓俱以五更三點為止去其後二點并去  
初更前二點以配之今世更漏相沿用之未有復  
用二十五點者然李賀詩宮門掌事報六更則唐  
時宮中已用六更杜甫詩五更三點入鷄行則五  
更三點不始于宋當與李漁汴京遺蹟叅考說鈴  
傳霖前知

漢州張詠宋太宗時知陳州初詠與青  
州傳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貴求霖

者三十餘年不可得至是求謁閩吏曰傅霖來見  
錄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  
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  
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見霖曰子將去矣  
來報子爾詠曰詠亦知之霖曰知復何言既別去一月而詠卒宋史

**大蛇垂闌**

魚周  
詢雍

丘人宋石諫議大夫嘗醉而假寐園吏見大蛇  
蛇垂闌橋即視之乃周詢也世傳其異宋史

**蔡陽**

**雙鶴**

蔡陽郡南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常有雙  
鶴飛必接翩夕輒偶影傳曰昔有夫婦二人

俱建此室年既數百  
化成雙鶴神鏡記

**花園牡丹**

云王院花園子記  
云洛中花甚多種

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而獨名此曰  
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  
稱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幙幄列市肆管  
絃其中城中士女絕烟火游之過花時則復為邱

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黃魏紫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洛陽名園記鼠銜

孝經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應舉東京將試有鼠銜孝經疏置榻前鎬怪之取以熟讀及試

試題果出其中遂與選東都事畧

來和天尊

楊礪字汝礪在東京應舉時嘗夜夢見一

人衣冠甚古謂礪曰汝能從吾遊乎礪遂往頃之觀宮衛嚴邃俄陞大殿見一南面而坐者指曰此來和天尊汝當敬事礪再拜而退及後登朝見真宗還謂妻子曰今日入覲至尊正昔時夢中所見

也東都事畧

紫府真人

韓魏國忠獻公初生父國華夢神人降其家儀衛甚都傳云紫

府真人降夢覺而公生及卒大星闕地樞馬皆驚述異記

連遇宰相

宋范蜀公蒙求曰張

鄧公嘗謂予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公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

賢王相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遇  
四宰相亦大異事四人相顧一笑而退因是卜者  
聲日銷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四人者大  
其後皆為宰相公欲為之立傳未果山堂肆考  
**科名世** 富鄭公之父言呂文穆公幕文穆一見大  
驚曰此子他日爵位與吾齊聲名當達出吾上初  
遊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  
當以大科名世及禮部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  
將西歸次陝范文正公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  
取士可亟還公復還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文正  
曰已同諸君薦君矣久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  
可往就館是年公果舉制科後公祭文正墓云始  
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  
我憚大科公實激之蓋此事  
也東都事畧邵氏聞見錄

艮嶽貢雲

徽宗艮嶽  
初成今有



司造油絹囊加水溫之晚張於危巖絕巘之間既而雲盡入焉遂括囊滿貯每車駕所臨輒開縱之須臾渾然充塞名軟繡天街宋以親王尹開封府曰貢雲天祿識餘從燦如畫圖京師人嘆曰好一條軟繡天街紀臺士大夫騎吏華繁者亦號半里嬌天祿識餘

王磴

耕者嘗於臺下得一王磴宋太平興國中鄭

州修東嶽廟於地中得王杵白皆不知何所用之分廿餘話

宋京瓊林

今新進士賜讌

謂之瓊林讌瓊林宋京城西御苑之一石林讌語瓊林苑金明池每二月命士縱觀謂之開池歲賜二府從官讌于此進士聞喜讌亦在焉自明代相沿至今猶唐之題名雁塔也分廿餘話

出城

採春

出城採春城南則玉津園外學方池亭榭王仙觀轉龍灣西去一文佛園子王太尉園奉

聖寺孟景初園四里橋望牛岡劍客廟皆自轉龍  
灣東去陳州門外園館尤多州東宋門外快活林  
勃勝陂獨樂臺硯臺蜘蛛樓袁家園虹橋王家園  
曹宗門之間東御苑乾明崇夏尼寺州北李駙馬  
園州西新鄭門大路直過金明池西道者院院前  
皆妓館以西宴賓樓有亭曲折池塘鞦韆畫舫酒  
客稅小舟張設遊賞相對祥瑞觀直至板橋有集  
賢樓蓮花樓乃之官河東陝西五路之別館尋常  
餞送置酒於此過板橋有下松園王太宰園杏花  
岡金明池角南去水虎翼巷水磨下蔡太師園南  
洗馬橋西巷內華嚴尼寺王小姑酒店北金水河  
兩浙尼寺已樓寺養種園四時花木繁盛可觀南  
去築梁園童太師園南去鐵佛寺鴻福寺東西柏榆  
村州北摸天坡角橋至倉王廟十八壽聖尼寺孟  
四翁酒店州西北元有庶人園有創臺流杯亭榭  
數處放人春賞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園圃百里之

內並無間地次第春容滿野暖律暄晴萬花爭出  
粉牆細柳斜籠綺陌香輪暖碾芳草如茵駿騎  
嘶杏花如繡鶯啼芳樹燕舞晴空紅粧按樂于賓  
榭層樓白面行歌近畫橋流水舉目則鞦韆巧笑  
觸處則蹴踘踈狂選勝尋芳花絮時墜金樽折翠  
簪紅蜂蝶暗隨歸騎于是相繼清明節矣東京夢  
錄使金過汴乾道六年閏五月戊子范成大為大  
為歸德府過雷萬春墓環以小牆額曰忠孝雷公  
之墓西門外南望有宋玉臺及張巡許遠廟世稱  
雙廟睢陽人又謂雙王廟丙寅過雍丘縣過空桑  
世傳伊尹生于此一里過伊尹墓道左有磚堠石  
刻云湯相伊尹之墓過陳留縣有留侯廟西門外  
十里孟莊有孟姜女廟丁卯過東御園即宜春苑  
也頽垣荒草二里至東京金改為南京入新宋門  
即朝陽門也金改曰宏仁門彌望悉荒墟入舊宋

門即麗景門金改為賓曜門過大相國寺  
傾簷缺壁無復舊觀宋范成大攬轡錄  
蝶露呈

祥

汲郡人元翰林學士王惲母先亡塋于沁曲後  
十年其父亦亡將合窆焉玄堂既闢有二黃蝶

飛出已而母柩蓋珠露凝綴晶明煥爛駢羅角結  
若寶幢瓔珞之狀且清香襲人移刻乃晞觀者莫

不異之  
秋澗集

鸚鵡食蝗

元至元五年秋七月螟生牧野  
南人大恐忽鸚鵡自西北踰山

來方六七里間林木皆滿遂下  
啄蝗食且盡乃作陣飛去同上

徐庶飛昇

徐庶三  
國南陽

人行事載人勑傳康熙三十五年廣東五指山白  
日雲鶴翔空香霧繚繞有一仙人升舉空中語山  
中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修煉千餘年今  
得沖舉汝輩可傳與世人知之述異記  
鐵珠滿

身

河南洧川人武君仕與其兄君相少為縣尉燈  
籠夫尉欲責之謂尉曰丈夫可殺不可辱遂去

從軍愿有戰功君仕至驃騎將軍君相至遊繫將  
軍君仕嘗對賊軍數十萬單騎率二十餘人陷陣  
賊不敢逼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君仕已沒君相  
奮騎奔賊軍賊莫不披靡時君仕大殺賊從後出  
矣君相不知東西觸擊君仕兄不出復躍馬入  
陣兄弟兩騎縈攬數十萬賊中賊皆驚嘆其勇越  
日君仕與賊戰為飛礮所中流血被面即於馬上  
裂帛裹之生擒飛礮者歸磔其脛食之其勇敢如  
此君仕癸亥生與余同庚一日燕生問其臉上青  
瘢何累累如是彼引余手按之內皆細鐵珠子因  
揭衣示腰肋間鐵珠大而垂背上土脉橫豎土脉  
傷痕鱗真鋒鏑之餘也見聞錄  
有豎許潁間田有豎土者不可稻以其不能停水  
陝以西民皆穴土而居亦曰此橫土可劖若遇豎  
土即坍塌矣  
天祿識餘  
樹中仙樂  
明萬厯二十年鞏縣東路  
旁聞仙樂細聆之聲出樹

中一匠欲窮其怪揮斤斫之樂聲自樹飛  
去巡按御史姚思仁聞於朝寵蜀餘聞



河南通志卷八十